

沙地纺棉

文/徐焕凤 制图 俞钦洋



记得在计划经济年代,萧山沙地一带农村流行用纯手工自织棉布,解决没钱买“洋布”和穿暖的难题。农户们利用当地盛产棉花的优势,因陋就简自制纺织工具,传承纺织技艺,织出厚实耐磨的土布,缝成衣裤穿在身上引来无数羡慕的眼光,是自力更生追求温饱的生动体现。

纺棉纱是个技术活。自留地上产的棉朵,加上向别的农户买来棉朵,大约有五六十斤,晒干后,送到专门脱棉籽的作坊脱籽,再请弹棉花的师傅弹松,一下子棉朵变成了蓬蓬松松的棉絮。棉絮要卷成棉条后才可以纺纱。那时,多子女的农户都备有纺车,模样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陕北军民大生产时用的纺车差不多。在纺车的转子上裹上笋壳当棉纱穗的芯,将棉条上引出的纱头系在转子上,摇动纺车带动转子,就可以如变魔法似的从棉条上抽出细细长长源源不断的棉纱,绕在纱锭上,逐渐丰满棉穗。

农妇纺纱的姿势很漂亮,如白鹤亮翅,又如风车舞动,引得小孩子们驻足围观。但是,纺纱的技术要求有点高,摇车的手和扯棉条的手要配合好,扯棉条的速度和力度要均匀,否则,棉纱粗细不均、紧松不一,这样的棉纱就不能用于织布。

浆棉纱是也很重要的一环。纺出的棉纱一扯就断,没有韧性。给棉纱上浆就可以增强韧性。把棉穗上的棉纱盘到用四根小竹筒做的纱锭后,浸入调制好的稀面糊里,取出晾干,再盘到另一个纱锭里浸糊,如此反复三四次,确保棉纱全部上浆。晾干浆水后,用一种自制的手摇车把棉纱盘成一尺多长的纱捆。这时的棉纱已经具有较强的手感和韧性了,不再柔软易断。

如果不是织白布,还要对纱线染色。不要小看没有多少文化的主妇们,她们只要有染织好的样布做标准,就会千方百计买来各色染料,反复调试染料,确定染料后,分批染出不同颜色的纱线,那个手艺确实是高。

装织机必须请师傅完成。那时,也不是家家都有手工织布机,需大户人家、家底殷实之家才置办得起。周边农户准备自织土布了,需提前大半年向有织机的户主预约。一般情况下,借用织机是免费的,但乡亲们都懂得“人情世故”,还是会用其它办法支付相当的租金。借到织机安装在堂前正屋里,请来装机师傅把染整好的纱线装到织机上。这个活很复杂,首先是把纱线根据图案的设计摆好经线,这时既要考虑不同颜色纱

线的排列,又要顾及到织布时纬线配合后产生的效果,还要根据纱线的多少设计好棉布的幅宽和总长度。这些问题都确定后才可操作:按照染整好的棉线总量,在院子两端固定两根木桩,把不同的纱线一根根排列起来,并用类似梳头篦子的工具隔离每根纱线,使之不缠绕、不打结。然后卷到一个滚筒上,每滚一定距离都用络麻秆隔开,保证每层纱线之间没有缠绕。最后,把卷满纱线的滚筒装在织机操作台的前上方,把“篦子”换成两把织栅,纱头固定在可以转动布匹的木轴上,这样就可以交给东家织布了。

会织布的主妇受人尊敬。唧唧复唧唧,巧女当户织,师傅装好织机,织布的活只有主妇自己去完成。如要请人织布,那个代价是很高的,一般农户请不起。这是一个精细活、一个辛苦活,也是一个考验耐心和意志的活。试想想,一户农家一次织布一般都在20多丈,即60至70米,需要用一根根纬线编织完成,如果主妇的技术不太熟练,或者不能全天候织布,每天能织2-3米已经很不错了。这样一机棉布至少需要一个月才能织完。织布不仅需要体力,还要耐得住单调,织布的声音很大、吵人,一梭一梭穿越经线的动作不会变化,一天不知要重复多少次。同时,要全神贯注地观察经常出现的断线情况;织布是个体行为,没人做伴、说话,全靠对家人的亲情、对温饱生活的向往在支撑。因此,会织布的农妇特别受人尊重。

穿上自织棉布格外开心。一机棉布织成,一项伟大的工程完工,全家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因为一家人的单衫外套有着落了。那厚实的棉布,虽然没有从供销社买来的“洋布”漂亮,但它厚实御寒,经久不烂。尤其是当地风俗,正月初一全家人都要穿上新衣服迎接新年,若是没有自家织布,就成了一种奢望。

改革开放以后,沙地农村自织棉布的传统渐渐消退,至今已成为历史,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见到那些纺织工具了。

老汪说宋瓷

从一把刷子到一把拍子

文/汪少一

近来,踏进江寺公园东南角的浙东运河萧山展示馆,左转走个七八步,便看到了两个展柜,我数了数,里面陈列着15件越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的残器修复件和瓷片,器物的年代从两晋持续到唐宋元明清。

这15件器物均出自浙东运河萧山河段的两岸建设工地,是市民倪柏钦采集后,捐赠给展示馆的。

我刚认识倪柏钦时,他是萧山裱画圈子的一把刷子。

那是2008年前后,我在江寺看画展时多次看到邵观松先生的枯墨山水画,对他的画风和题材很喜欢。后来,跟报社一名年近七旬的通讯员沈世忠聊起这件事,沈老师说,他跟邵观松是老朋友,邵先生住在潘水,想买画的话,他可以带我到邵先生家里当面谈。

随后的一天晚上,沈老师陪我到邵先生家,向邵先生以每幅千元的价格买了两幅山水画。提起裱画的事,邵先生说,文化路上的倪柏钦裱画挺用心,是一把“好刷子”,可以找他裱。

在文化路上找到倪柏钦的工作室时,他正拿着一把湿刷子,在宽大的画面上把一幅画的背面慢慢润湿,准备把旧裱揭起,重新装裱。他三十岁左右,中等身材,清瘦,言辞不多。我也是个言辞短的人,碰上言辞多的人,就感觉轻松一些,碰上同样言辞短的人,我就主动想办法挑起话题,避免尴尬。

我问他,邵观松的画怎么样?他说,好

啊。我又问,这两幅画,更喜欢哪一张?他指着其中一张说,这一张。我问,怎么想的呢?他说,这张更疏朗一些,富春山水的味道更浓一点。

他的看法,跟我所想的一样,这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过了半个月,我来取画时,把卷轴在工作室的画案上慢慢展开,就觉得像是给婴儿穿上了衣服一样,可爱得不得了,便觉得这么美的东西好像不是我的了。这感觉好奇特。

取完画,对环境也更熟悉了,才仔细打量了一下倪柏钦的工作室。这是二楼一个五六平方米的通间,推开南窗见城河,宽敞明亮。靠墙的陈列架上,放着几件两晋和唐五代时期越窑残器,还有几块瓷片标本,给这个工作室增添了几分古朴气息。心想,这是一个注重细节、讲究陈设的人。

平常,我每个周六照例都要起早到杭州二百大赶瓷片早市,回来后,要用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把瓷片洗干净,一片一片整理好,周末都这样周而复始地连续多年重复着。我与倪柏钦离得不远,却没有多的交集。

转机出现在2016年底,倪柏钦主动联系我,说要和萧山书法圈的俞国斌老师一起到我家坐坐,想买两本我写的《杭州工地出土宋元瓷片标本》一书。这次长谈才知道,倪柏钦在裱画的同时,痴迷瓷片多年,萧山区区的多处工地比如万缘桥、市中心、牛脚湾、水曲弄等地,倪柏钦都在那里捡过一些瓷片,从春秋战国印纹陶、原始瓷,到宋代越窑和龙泉青瓷,再到明清青花瓷都有。

同行的俞国斌说,倪柏钦的汽车后备厢里一直备着一双深腰水鞋,碰上有瓷片的地方,他随时都能捡。这些年,倪柏钦跟着宁波的越窑专家晋武成老师,在萧山、绍兴、宁波、湖州等地见到了相当数量的越窑器物,对古器物之美常有自己的理解。后来,晋武成老师在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举办上林湖越窑

青瓷标本展时,布展与撤展都是倪柏钦与俞国斌等人帮忙完成的。

前些年,陆续听到倪柏钦在探究印纹陶的烧制技艺,想为传承茅湾里印纹陶做些事。我心里在想,这可是一条好艰难的路啊。

记得施加农老师曾谈到一个亲身体会。早在跨湖桥文化时期,有些灰陶罐的脖子上留有几道弦纹,这些弦纹划得流畅而规整,连接处几乎看不到痕迹。这几道弦纹为何能划得这么规整?这个问题曾困扰他好长时间。

日子久了,他终于破解了这个难题。他说,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动罐,不动笔。具体来说,就是把陶罐放在慢轮上,在慢轮的旁边立一根木桩,把充当画笔的木签或竹签固定在木桩上,然后调整到罐的颈部位置,这样,罐在慢轮上转一圈,脖子上就留下了一道弦纹。把画笔的高度再适当调整,罐再转一圈,罐脖子上又留下一道弦纹。真是奇妙,跨湖桥文化时期的先人竟有这么现代的思维。

几道弦纹就让考古专家困扰这么久,想去复制纹饰复杂的茅湾里印纹陶,那该下多大的功夫,又该有多好的悟性啊。

可根本没有料到,也就三五年的工夫,我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文创区域的走廊里,真切地看到了倪柏钦制作的茅湾里风格的印纹陶作品。

为一探究竟,前些时,在浦阳桃北新村的茅湾窑作坊里,我终于弄清了倪柏钦破解印纹陶制作工艺的诀窍。原来,倪柏钦自己动手,陆续制作了十多种陶拍,这些陶拍五六厘米或七八厘米见方,也有长方形和圆形的。陶拍上的纹饰有麻布纹、云雷纹、折铁纹和方格纹等。基本上,我们能见到的茅湾里印纹陶上面的纹饰,倪柏钦都制作出了相应的陶拍。同时,他还制作了多个陶抵手。

看倪柏钦的演示,把陶罐的毛坯制作好之后,一手用陶抵手在陶罐里面顶住,一手持陶拍在陶罐外面的相应位置拍打,把握好力

度和节奏,一件印纹陶坯件就慢慢做好了,等烧制完成就大功告成了。

这些陶拍既有独创性,又破译了春秋战国时期茅湾里印纹陶的制作方法。倪柏钦也被确定为萧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印纹陶烧制技艺代表传承人。

目前,倪柏钦在传承和普及茅湾里印纹陶之外,又在古为今用上不断探索。



倪柏钦制作的陶拍与陶抵手



倪柏钦制作的印纹陶器物